

##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可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與偉中心3樓文匯報副刊，或電郵至wwp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 手寫板

作者簡介：美籍華人，博士，投資顧問，現住北京。

孫林



我不知道外婆的身世，比如她是怎麼到這個世界來的，有過什麼經歷，外公什麼樣，後來怎麼有的我們，等等。不是不想問，而是從來沒有合適的機會。

從我出生，外婆就在身邊，所以我以前一直相信她總會存在。只要有外婆，生活就不會有什麼改變。但變化是看得見的，外婆在慢慢變老。

我很崇拜外婆，因為她救過我的命。小時候有一次我們出門，我蹦蹦跳跳地跑，外婆跟在後面。

「快站住呀！」她突然喊着，聲音又高又尖，彷彿用盡了全身的氣力。

我停下腳步，回過頭來，一臉困惑。

「……」

沒等我開口，她幾步趕上來，把我一把拉進懷裡，動作迅速而有力，根本不像一個老婦人。幾乎就在同時，一根巨大的樹枝落在離我們兩米遠的地方。我緊緊抓住外婆的衣角，嚇得尖叫了起來。

從那以後，我一直覺得外婆身上有一種神奇的魔法，只要有她，我就是安全的，災難就會遠離。

我不知道外婆的確切年紀。一頭灰白的頭髮，用一根粉紅色的線繩盤成一個圓圓的髮髻繫在腦後。她的眼皮總是耷拉着，好像在找什麼東西。她雙頰深陷，裡面有很多細小的紋路交叉在一起。她的雙手青筋暴露，但手指細長，左手無名指上總戴着一個戒指，看起來很舊，不像很值錢。她說她從小就戴着，可我從來沒有問過它的來歷，這成了一個永遠的遺憾。

外婆眼不花，手不顫，走路很慢但很穩。唯一能看出她衰老的地方是聽力有些不濟，和她說話要大聲。由於這個原因她更願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那裡清靜，沒有塵世的喧囂。外婆話不多，她的眼睛是和外部世界聯繫的主要方式。她看我們忙碌時，眼神呆滯木然，好像一切都與她無關。

##

一個夏天的晚上，我被悶熱鬧醒了，走到院子裡。外婆一個人坐在小板凳上，仰頭看着夜空。我也抬頭看了看，天上沒有月亮和星星，只有神秘莫測的蒼穹注視着我們。四周有一種詭異的寂靜，沒有一絲風。

我在外婆的身邊站了一會，俯下身問她：「你在看什麼？」

她轉過頭，用一種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好像在思考怎樣回答。然後嘴角動了一下，像在笑，沒說話。

我很尷尬，像個莽撞的孩子驚擾了別人的美夢。又站了一會兒，自覺沒趣，就回自己房間睡了。

### 浮城誌

作者簡介：香港大學哲學碩士，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講師

陳貽

### 短載

作者簡介：退役旅遊記者。為了練習講故事仔給（不知道會不會有的）女兒聽，才寫小說。

## 清兵衛

Case1.66

「請幫我拿着這個。」盤狄把一個貌似沒接駁水喉的花灑頭交予駱一翹。他們身處於一家廢棄麵包工場內，赤裸裸的肉彈就被陳放在全場唯一光潔無瑕的不鏽鋼桌上。盤狄把本來用作放涼熱烘麵包的位置，改為以紫外線照明的小房，他們正處身其中。「我們首先要將……你有看過《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嗎？」「我是Charlie Kaufman的fans。你洗腦的概念也是差不多嗎？」「概念上差不多，但戲中的做法不夠徹底。」

盤狄吞下一顆紫色藥丸，再為肉彈蒙眼：「她叫甚麼名字？」「灼灼……雖然我不介意，我們有必要讓她脫光嗎？」盤狄仔細看灼灼的臉：「要啊……至少我們知道她是隆乳來。Kaufman的想法是借外物來刺激腦袋，找出對某人的記憶所在，然後清除。」他接過那個花灑頭，在灼灼的鼻子前噴出點點霧氣：「這是禰先生的體味。」駱一翹迅即掩鼻：「你怎提煉……媽的……」「他穿過的衣服，內褲……禰太太不到三十分鐘就使助手拿來了……」他突然轉頭望駱一翹：「你以為我真是很悠閒地玩牌嗎？」然後指指背後的滾筒機，他再回頭端視灼灼，繼而又拉身邊的熨幕來：「這是實時腦掃描圖，體味正刺激她的記憶。她似乎吃很多膠質，髓鞘傳導很快，證明胸大還是可以有腦的。好啦除卻掌管記憶的海馬結構有反應，腦幹附近也有反應，即是視覺聽覺都有記憶，哼。」盤狄拿出一個盒帶，放到熨幕的背後。「這是，任天堂《冒險島》的盒帶。」駱一翹狐疑。「對，還有紅白機的手掣呢，等下就大派用場，不過，等等，我們先送她到視覺回路室。」

「慢着。我想知道，怎洗腦呢——」「——簡單講甚麼記憶反應之類都是電子活動……這樣說好了。有記憶的部分是黑棋，我會將之變成白棋，你想知道再仔細嗎？不會吧？」盤狄又回到搬運灼灼的工作上，示意駱一翹抬她的腳。「那記憶可以擷取出來嗎？像Copy and Paste到另一個硬碟。」「這是很尖端的腦科學。」二人將她搬到鄰房一張理髮椅上，理髮椅前有一道用九個熨幕組成的牆：「所以，世上只有兩個組織做得到。」「你也不能？」盤狄結實地把灼灼綁好固定，再讓她飲下藥水，同時在她的兩臂、兩腿作注射：「我是那兩個組織以外唯一做得到的個體。」說完，他睜眼定睛望了駱一翹好幾秒：「做夠夢了，等下她會醒轉。然後熨幕會展出禰先生的照片、聲線、動作步姿，那些注射了的顯影藥劑會顯示她全身哪裡有反應。」盤狄帶領駱一翹到鄰房：「如果她身體出現反應呢？」駱一翹摸摸沒刮掉的鬚。

「只好廢掉她全身的感官功能。這是我比Kaufman徹底的地方。」盤狄又再睜眼，開始調整攝影機。

（完）

### 詩意偶拾

鄭煬康

### 詩意偶拾

雨北

## 杯子

一塊乾布  
韓寒筆下的那塊布是乾硬的  
而我手中的則是柔軟的  
——只是新買來的布，受水性差  
因此不格格不入，而是承受所有  
在柔弱的棉或絲上，承載着包裹着

一杯水  
對於一塊新的布來說，這水無疑是  
陌生  
於是即使將布壓入水中  
放開手，布還是浮上來  
但，誰的手，似乎要讓之窒息一般  
按下去

沉澱  
冰冷抑或溫暖的水  
慢慢地，慢慢地滲入布中  
於是布在水中  
不再浮起，卻舒展開來

浸泡  
布的下沉  
卻正如人吊在牆上  
先是掙扎，掙扎，掙扎  
然後閉上眼睛，口吐白沫

水溫  
至於那溫暖還是冰冷  
手段罷  
冷水可以  
但溫水更優雅

餘熱  
用過的布  
即使曬得再乾  
然而放入水中，便立即濕透  
一目了然

作者簡介：喜歡文學，願研佛法，拜師結友，探討至境。

## 花仙·紫羅蘭·吸血鬼

你沉睡在  
紫羅蘭的夢裡  
春天降臨  
花籐伸進石棺  
給我輸送  
新生的血液

我用白皙的手  
輕輕撫摸  
紫色的花瓣  
第三節  
花開的聲音不小心  
碰到我的蝙蝠翅膀  
黑色扇翼  
收束成黑色西裝

蔚藍的大海  
淹沒了你的雙眼  
也熄滅了我蜥蜴  
琥珀的眼焰  
煙團散去  
剩下一片深藍  
遼闊的憂鬱

櫻桃小嘴唇上  
口紅的粉紅色  
蒼白了我對鮮血的  
一幕幕紅色記憶  
讓我戀上黑夜裡  
一首首黑色的詩歌

你說，月光太明媚

我用餓狼的尖牙  
將月亮咬缺  
讓星害怕得  
四處逃跑  
我們一起欣賞  
這場流星雨

一年中秋，全家去吃團圓飯。餐館裡人聲嘈雜。等菜的時候，外婆看着鄰桌興致勃勃的人們，很專注，好像在研究他們的面相。

我坐在她的旁邊，聽到她在自言自語，「那天他們也是這樣吃飯的……」

我不解，我們之前並沒有來過這家餐館，外婆也不認識那些人。

「你在說誰呀？」我問她。

她的嘴閉得緊緊的，好像生氣了。

##

外婆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但她好像很關注世界大事。我們看電視的時候，她會默默地坐在房間的一角。那些年世界不安穩，戰爭，天災，疾病，她都知道。資源消耗，環境污染，越來越冷的冬天和越來越熱的夏天……人類好像在混沌中掙扎。她總是默默地看着，乾癟的嘴唇翕動着。

「它要來誰也躲不得過呀……不肖之子，報應啊……」

我把聽到的告訴了媽媽。她停下手上的活，想了想。

「唉，你外婆年紀大了，有些糊塗。」

「是嗎？但她好像對有些事很清楚呢。」

「這就是糊塗的標誌，」媽媽歎口氣，「分不清現實和未來。」

「它們真能分開嗎？」我倒真糊塗了，「我們不是這樣做的嗎？」

「不，孩子，那是一種錯覺。因為人們不滿現實，所以更願意相信未來。」

「未來會比現在好嗎？」我追問，「如果對現實不滿意，誰能保證未來更好呢？」

「沒有人知道未來。」

「是嗎？外婆好像就知道一些呢。」我停了停，「媽媽，你覺得外婆快樂嗎？」剛說完我有些後悔，因為這是一個荒唐的問題，我們不可能理解別人的世界。

「她年紀大了，腦子有些毛病。」

我似懂非懂地走開了。

##

也許外婆真的老了，她的許多行為越來越古怪，甚至不可理喻。鄰居開始抱怨，說她有時站在院子外說些誰也聽不懂的話。別人問時，她會露出一種奇怪的表情，憂傷，茫然，好像又在笑。大家都說外婆可能病了，有人說她瘋了。

這樣又過了一段時間，外婆的狀況沒有好轉，父母決定送她去養老院，那裡有專人照顧，也比較安全。外婆好像並不在意；離開我們的那天，她臉上甚至掛着微笑，好像是一種解脫。

外婆走後的日子就像牆上那只沉悶單調的鐘。

大家都避免談起她，好像她是一個異類的化身，一個不祥的徵兆。我有時會想起外婆那張雙頰深陷的臉和有些神秘色彩的眼神，誰也聽不懂的嘮叨和憂傷的笑容；她那纖弱的身影在房前屋後遊蕩……時間長了，記憶化成一團淡淡的霧，飄忽不定。

又過了若干年太平盛世，人們最愛談論發展、財富和美好的明天，甚至移居外星球。他們為自己描繪的前景激動不已，似乎唾手可得。人類的貪婪和愚蠢把自己的家園搞得滿目瘡痍，不堪重負，但發展卻是永恆的話題。

##

外婆臨終時，我們去養老院看她。她比以前更瘦；髮髻和紅頭繩不見了，花白的頭髮散落在碩大的枕頭上。她已經不能說話，但頭腦還清醒。我走過去，她向我伸出手，五個手指張開，粉白細長，還戴着那個永不離身的戒指。我握住她乾枯的手，看着她那飽經風霜的臉。四月的陽光灑滿了房間，溫暖而明媚，映出她深陷的雙頰裡一小片血紅。

父母在走廊裡等，給我一點時間和外婆單獨在一起。我坐在外婆的床邊，給她講家裡的事。過了一會，她的頭歪向一邊，大概累了。我停住，注意到她的五個手指一直張着，她有什麼要告訴我嗎？是個「五」嗎？可那是什麼意思呢？人類受到的第一次誘惑是在星期五吧？大洪水也發生在星期五，耶穌在最後的晚餐之後是星期五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或者是指五十？五百？五萬？而那又是什麼呢？五十次？五百天？五千度？五十億人？我很想問，但看她閉着的眼睛，知道一切都太晚了。我突然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恐懼，那不是小孩夜晩外出時的害怕，而是墜入深淵中的無助。

##

這一天還是來了。星期天的黃昏，西沉的太陽顯得特別的大，特別的紅，天空被太陽燒得灰白，沒有一絲的風，鳥兒不見了，世界靜得令人毛骨悚然。晚飯時分，地面開始微微顫動，房子發出低沉的呻吟，汽車像水裡的小舟漂來蕩去。人們到處亂跑，傳遞着壞消息；有人收拾細軟和儲備糧食，準備逃難，可拿這些東西有什麼用呢？他們又逃到哪裡去呢？他們不懂，人怎麼能躲得過那生生不息的事物呢？

「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這天是外婆去世後550年。人類正經歷新一輪的物種大滅絕，同時也是新紀元的開始。

外婆那不安的心現在可以休息了。

鐘面僵硬除俯下的人頭僅牆上「請關掉手機」銘刻着永遠

恰巧最近讀到劉以鬯的《螳螂》，M想，要是現在打開教師桌上的抽屜，突然跳出來兩頭橡皮擦大的螳螂，放任牠們在教室裡東竄西竄，同學們會亂成怎樣的一團呢？這想法自然讓M很興奮，因為炸出了亂子，也才能炸得出點子：順筆寫那混亂的場面，戲擬「荊軻刺秦王」，許也能爬過千餘個格子矣。寫至二、三千字，投到《香江作家》，稿酬五百；投到《小說流》，稿酬二十；投給《文匯報》，嗯，商業機密……黃凡一篇小說的題目喊着：〈聽啊！錢的叫聲多雄壯〉！

教室的窗子，透視着被天色染藍的大廈外牆。想到《文匯報》，M快意地笑了，挨着椅子的靠背，他下意識地拉出桌上的抽屜。

天！他看見……

（請看題目）

灰冷冷的窗簾）……

比較理想的，看來是安排新人物了。俄國形式主義代表謝克洛夫斯基（S-h-k……我不會拼他的姓氏，M才會）曾經表示，新人物的登場，附帶着新的關係網，將宕出小說副線，俾敘述延綿不息，《水滸傳》屬之……

那麼，誰登場呢？校長？遲到的學生？好像沒多能把小說寫長，M暗忖，再想想吧，反正時間多的是。時光靜止，像河水結冰。「請關掉手提電話、傳呼機及其他響鬧裝置，連同其他個人物品，放於白板上」，好一幅空間化的藝術品。冰溶水落，時間仍然靜止（個人物品包括正穿着的衫褲鞋襪嗎）。

無馬蹄之踏踏唯空調若游絲的吐氣  
拉長了的呵欠非啞啞呀呀一個黃昏的二胡  
未出土的編鐘那樣敲者的足音似蜻蜓